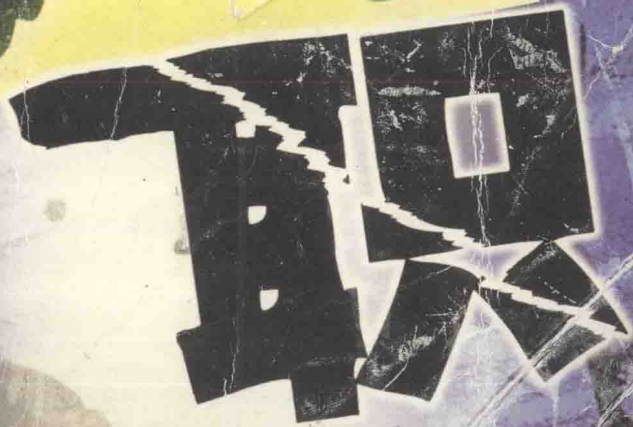


秋梧 / 著



时代

天 职

秋 梧 著

时代文化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12 号

责任编辑:刘 荀

封面设计:陈 菲

天 职

秋 梧 著

时代文化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建设街 5 号 邮编 130061)

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开本 印张:13.5 字数:320 千

印 数:1—3000 册
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3.80 元

ISBN7 - 5412 - 0769 - 1/I·158



省委书记邹云峰夫妇怎么也想不到,这个周末会是他们的最后诀别。



中学语文教师徐久晴的清纯美丽打动了县组织部副部长查天荣。他找她谈话把她调去组织部是他要将她搞到手的第一步行动。



面对肆虐的洪水,刘志龙书记满脸疲惫



有姐姐在，唐智好像什么都不怕。

目 录

第 一 部	1
第 二 部	121
第 三 部	219
第 四 部	319

第一部

1

一辆黑色的“红旗”轿车穿透密密的雨帘，斩波劈浪般向前奔驰，它似乎急着要一下刺穿这雨的世界。

大雨却潇潇洒洒的下着，淅淅沥沥，它动情地将整个省城呼唤成一幅朦胧的画：白色的烟簇拥着高楼低屋，地上的雨水欢快流畅，千万条雨柱淋漓尽致，滚滚的车流在雨中汇成一条珍珠河。

“红旗”车里坐着本省最具权力的人物，他就是省委书记邹荣峰。邹荣峰的心情似乎比大雨还急，他急着去省第一人民医院看病危的老伴儿，老伴儿的病危通知书是昨天就下达了的，可一直拖到今天下午，在女儿万般哀求和苦缠下，他总算挤兑出了时间来，提前半个小时下班，总算可以去看望她了。他最明白，谁要是当上一个省委书记，谁就得一辈子这么忙，忙得来连喘气的时间都会没有。有人说，中央首长日理万机，省委书记日理千机，县委书记日理百机，话虽有些夸张，但这

全省几千万人的事，的确够他忙得夜以继日的，好多事情很难缠，时间就是这么被缠掉的，精力就是这么被拖垮的。他真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婆和孩子，老伴儿住院已有半年多了，病危通知下了五次，他却只去医院看望过她三次，每次的时间都不到一个钟头。老伴儿该得到的没有得到，他亏欠她的东西太多。想到此，他忍不住看了身边的女儿婷婷一眼，婷婷的脸一直木着，没有什么表情。

婷婷今年二十八岁了，她是邹荣峰三十岁时和妻子洪淑芬的爱情结晶。她一降生，就成了家里掌上明珠，给家里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天伦之乐。小时候，人们都说她长得像父亲，继承了父亲的全部优点。但长大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，似乎违背了遗传原则，无论怎么看也不像父亲，更不像母亲，好像基因突变了。不过她还是长得相当美丽，瓜子脸蛋，柳叶眉毛，樱桃小口。特别是那双大眼睛，黑莹莹的，充满了灵气，闪烁着动人的智慧之光。垂在背后的那根沉甸甸的辫子，乌黑发亮，像个乡村少女。婷婷不善打扮，追求自然美，常给人一种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的美好感觉，就一朵蒲公英。她也不喜欢张扬自己，性格有些内向，总是显得十分文静。特别是她结婚后，大眼睛里的灵气再也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一丝淡淡的忧愁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那些淡淡的忧愁在逐渐加深，变成了忧郁，仿佛有什么心事一直伴随着。那到底是一件什么心事？她的父母亲不知道。但她是非常清楚的，只是难以启齿。还有一个人知道，那就是她的丈夫。可他却心中有愧而又无可奈何

何。

至于她为什么长得既不像父亲又不像母亲，她是不知道的，父亲邹荣峰也不知道。不过她母亲心里最明白，但她却永远也不会说，作为一种秘密永远珍藏在心里，就像珍藏自己的一份隐私。

邹荣峰与女儿并排坐在后面，秘书小余坐在前面的旁边。小余不善言谈，他见首长的神情很急，也就跟着急，不说一句话。车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有些紧张起来，主要是父与女的对立情绪太明显。为了缓和气氛，邹荣峰开口说话了：“婷婷，你走了，医院就全靠你小姨照看你妈？”他有些明知故问，婷婷的小姨长期在医院里侍候婷婷的妈妈，从婷婷的妈妈住院开始时就是如此。

婷婷没有正面回答，她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她还在生父亲的气。她这次要父亲去医院里看望母亲，几乎是向父亲下了最后通牒，她严肃得有些不近人情地对父亲说：“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，我决不会选你当我的爸爸！”父亲的回答同样严肃：“如果再来一次选择，我则选择当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，绝不选择当省委书记！”父女之间的话都说得绝对，也很动情。父与女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但都显得有些无可奈何。

见女儿还是忧心忡忡的，邹荣峰和颜悦色地对女儿说：“婷婷，今天爸爸可有时间啦，明天都没事啦，我好好地陪你妈妈，一直可以陪到后天！”他已把明天的事情安排好了，准备明天好好陪陪妻子和女儿。能当一天半天的好丈夫好爸爸，

足慰心灵矣。

婷婷的脸色顿时好了一些，她那黑黑的大眼睛眨了眨：“爸爸，你可是代表省委说话？一定得作数哟！”

邹荣峰连忙声明说：“我和你谈话，只能代表我个人，与组织没有半点联系！”他知道女儿爱耍小聪明，总想编个套子让他往里钻，让他没有退路。

婷婷噘着嘴说：“那可不行，没有组织保证，谁相信你的话能兑得了现？”她知道父亲是党的人，得用党组织来管住他才行。父女俩在这方面的幽默总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坐在前面的小余听着父女俩的嘴仗，真想笑，他还没笑出来，腰间的手机便响了。小余急忙接电话，父女俩的争论也戛然而止。

小余将手机递给邹荣峰：“邹书记，你给廖主任一个答复吧，该怎么办？”电话的内容事关重大，他作为一个秘书，是无法作主的，只能让领导做指示。

邹荣峰接过手机，一边听电话，一边嗯嗯地应着，他宽阔的前额突起了两道横峰，形势太严峻了。

婷婷一直在旁边窥视着父亲脸上表情的急剧变化，她最怕的是父亲突然说一声“停车”或“把车开回去”一类的话，要是那样，她不知该怎样面对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母亲！

不幸的事“突然”发生了，邹荣峰大声喊司机：“停车！”这个“突然”被婷婷预料到了，真是知父莫如女。

一个急刹，司机把车停住了，原来车已到医院的大门口。

车外的雨还在急急忙忙地下着，下得让人有些心烦。

婷婷脸上变色，忙问：“爸爸，发生了什么事，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？”她问得很委婉，尽量地维持着刚刚培养出来的友好气氛，不要破坏了父亲的好心情。然而，她的眼里却闪耀着惊恐的神色。

风雨吹打着黑色“红旗”轿车，车内出现了惊心动魄的沉默。

婷婷是何等聪明的女孩，她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，就迫不及待地连续追问：“爸爸，你说话呀！”她已被父亲冷峻的神色吓呆了，父亲似乎在作一种艰难的抉择。她分明看到了父亲脸上的条条皱纹宛如蚯蚓般蠕动着。

邹荣峰叹口气：“唉，婷婷，对不起，爸爸要立刻回省委大院去！我真是愧对你妈妈了，请代我照看你妈妈！唉，唉！”他连声叹息不已，除了叹息，他已经无话可说了。

婷婷看父亲的样子很可怜，但病床上的母亲更可怜！母亲那深凹的眼眶里成天射出的全是企盼的光辉，那光辉日复一日地继续着，艰难地支撑着，她担心那光辉到了某一时刻会支持不下去而突然熄灭。此刻，她俨然已经看到那一丝光辉熄灭的瞬间就要来临。婷婷再也忍不住，她愤怒而又激动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她自己在问，也是在替母亲问。

邹荣峰自知无法说服女儿，但他还是努力向女儿解释：“广平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，全县六个镇有五个镇被淹，受灾群众达三十多万人！我要立刻组织抢险救灾，所以……”后面

的话没有说出来，他已经愧对妻子，更不能在此时伤女儿的心。

婷婷突然喊叫起来：“那我妈怎么办？我妈怎么办？她想见你一眼都这样艰难？说不定是最后一眼！我真为妈妈伤心，她怎么嫁了你这样一个绝情寡义的男人？”她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忘记了坐在身边的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，她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大哭。

邹荣峰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，他抓住女儿的手，小声说：“婷婷，你听我说，广平有三十多万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，我们救援的人早去一分钟，就可能少死一个人，或者少死十个人百个人。婷婷，你原谅我吧！谁叫爸爸是省委书记，又同时是一个重病女人的老伴呢？”他说这话时，早已双眼潮湿了。他的手在颤抖，脸上的苦瓜纹也在颤抖，女儿的手也在颤抖。

婷婷带着哭腔说：“爸爸，我只求你进医院去看妈妈一眼，你只消看一眼就走！爸爸，我求你了！”她瞪大的眼睛泪光闪闪。

邹荣峰轻轻放开了女儿的手，颤声说：“没有时间了。婷婷，代我照看好妈妈，我谢谢你了！”他伸手抚摸了一下女儿的秀发，泪水终于流了下来。

婷婷突然打开车门，跳下车，绕到父亲的车门这一边，站在雨地上，哭喊着：“爸爸，我再求你一次，你只去看妈妈一眼，不用说话，妈妈永远不会怨你的，我也不会怨你的，爸爸！”

雨帘包裹着婷婷，她的双肩在风雨中抽动着。黑色“红旗”轿车被风吹雨打着。

邹荣峰打开车门，走进雨中，他将女儿扶着，伸手抹着她头发上的雨滴，小声说：“婷婷，快去吧，妈妈需要你！广平的群众需要我，爸爸谢谢你了！”他拉着女儿走到一棵梧桐树下，毅然转身走向黑色“红旗”轿车。

邹荣峰重新坐进小车时，泪水和雨水在他的脸上交织在一起。他向司机、秘书生硬地说道：“不能进医院啊！一进去至少耽搁半小时！快开车！”

“红旗”轿车又箭一般射向了雨帘中，邹荣峰依稀听见了女儿凄然的呼唤：“爸爸，你也要保重！”

邹荣峰感到心里一阵强烈的震颤，泪水再一次涌出眼眶……

2

邹荣峰回到省委大院，只开了十五分钟的紧急会议，所有在家的常委都参加了。黄省长不在家，他到北京开会尚未结束，不能赴广平县抢险救灾。必须有个一把手亲临广平督阵，